

X U E Y U A N Y I N G H U A

思想
与时代

SIXIANG YU SHIDAI

学苑英华

上海文艺出版社

张 灏

思想
與時代

张 灏

许纪霖 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与时代/张灏.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3

(学苑英华)

ISBN 7-5321-2293-X

I. 思… II. 张… III. 思想史-研究-中国-现代 IV. B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7769 号

责任编辑:高国平

封面设计:袁银昌

思想与时代

张 灏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5 插页 4 字数 288,000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1-2293-X/I·1840 定价:2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59671164



作者 1999 年摄于台北

風暴的初想 和書後的附錄是近兩年

這本書的選錄大部分是自我討論近現代文化與思想變遷的文章，特別是有關我所說的轉型時代（一八九五——一九四五）的論述。這些文字裡面所說的時代感是很明顯的。因為正是以書我認為轉型時代是中國近代大變動形成的關鍵時期。

這本書裡面也有不少是討論近代的已次代歷史大變動與中國文字。例如我討論唐宋詩以及宋的一些王代歷史大變動與內聖外王，天人合一等觀念以及這些思想與書的暗喻。這的討論。但現在回頭想想，當我對這些問題發生興趣，但我知道無意的是受時代的牽引。因為我相信在這些思想與附錄中，我可以找到一些暗喻時代動亂的思想根源也都有。

作者手迹

序

现代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曾说过:“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这句话在我历年来的历史论著中得到充分的印证。这些论著表面看来似乎庞杂无统序,但它们直接与间接都与我对 20 世纪的时代感受有密切的关系。

这份时代的感受最初的浮现是 1949 年我离开大陆的前夕。其时我十三岁。那年春天,国共和谈破裂,共产党军队兵迫南京,我随着父母仓皇出走,去了上海。在上海短短的三个月,我借读位于市郊的上海中学。记得每个周末我来往上学,总看到军车穿梭不停,田野间到处都是士兵忙着建筑防御工事,一片四郊多垒、战祸临头的气氛。平日我寄宿学校,每晚上课初中学部的夜自修,在回宿舍的途中,穿越校园,看到高中生大伙儿一群群的围坐在草地上,人影幢幢中,飘着“团结就是力量”那首歌。以我当时的年纪,还不能了解当时严峻的时势发展。但那沉重的歌声与气氛已使我本能地感觉到一场时代大风暴正在我的周遭展开。

随后我们去了台湾,长年生活在政治气压很低的环境里。

但这份时代的风暴感仍然像地下水一样在我的潜意识里流动。回忆中,我那时在中学对史地课程特别感兴趣,以及后来在台大主修历史,都与这份朦胧的时代感有密切的关系。1959年我去海外求学,海外的学术环境,使我对时代开始有些真切的认识,随着这认识的加深,我朦胧的时代感也逐渐凝聚成我这些年来学思的中心问题:如何探索这时代大风暴的思想和其根源与背景。

这本书选录大部分来自我讨论近现代文化与思想变迁的文字,特别是有关我所谓的转型时代(1895——1925)的论述。这些文字里面的时代感是很明显的。因为长久以来我认为转型时代是中国近现代大变动形成的关键时期。

选录里面也有不少表面上讨论与近现代历史大变动无关的文字。例如我对传统政治思想的一些主题(经世思想、内圣外王、天人合一等观念)以及有关幽暗意识的讨论。但现在回想起来,当初我对这些问题发生兴趣,仍然有意无意的是受时代感的牵引。因为我相信在这些思想的探讨中,可以发掘一些了解时代动乱的思想根源与背景。

因此,我把这一本选录定名为《思想与时代》。这本册子之所以能与读者见面,多亏许纪霖先生的鼓励与督促,并亲自费神编选,特别在此向他表示深深的谢意。

张 灏

目 录

序.....	1
一 什么是幽暗意识.....	1
二 幽暗意识与西方民主传统.....	3
三 西方早期自由主义中的幽暗意识.....	5
四 近代自由主义对权力的警觉.....	9
五 幽暗意识与儒家传统	12
六 宋明儒学中的幽暗意识	12
七 中西幽暗意识的差异	13
八 “内圣外王”的政治内涵	17
九 “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应”	19
一〇 从外范道德到内化道德	22
一一 陆王心学中的超越意识	27
一二 先秦儒学中的幽暗意识	31
一三 宋明理学与幽暗意识	36
一四 “圣王”理想发展不出现代民主	42
一五 儒家的入世精神	45

一六	“政治本位”的儒家“经世”	48
一七	宇宙本位的政治观	51
一八	天德本位的政治观	53
一九	《大学》中的人格本位	57
二〇	心灵秩序与历史意识	59
二一	“经世”思想中的“治法”	63
二二	“治法”与“礼制”	65
二三	新儒学的“仁”	68
二四	清代的三大思想流派	72
二五	晚清的今文经学	77
二六	经世思想的崛起	81
二七	新儒家：“伦理精神象征”的守护者	86
二八	超越文化认同观念	88
二九	现代中国的“意义危机”	91
三〇	新儒家对科学主义的反对	93
三一	“道德形上象征”	98
三二	新儒家的“内圣”学说	100
三三	新儒家的“外王”学说	104
三四	意义的追求	108
三五	转型时代的传播媒介	112
三六	新的社群媒体：现代知识阶层	115
三七	转型时代的文化取向危机	117
三八	儒家的价值取向危机	120
三九	精神取向危机和文化认同危机	123
四〇	转型时代的新文体	125
四一	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	127

四二	近代知识分子的语境	132
四三	中国人意义世界的危机	136
四四	传统不是僵死的遗产	138
四五	“诸子学”的复兴	140
四六	近代佛教的复兴	142
四七	19 世纪致用思想的复苏	145
四八	“西方的冲击”之复杂性	150
四九	传统与现代化的复杂关系	153
五〇	1895 年前后西学的不同影响	155
五一	甲午以后两种新的思想形态	160
五二	中国传统的政治秩序	163
五三	传统政治秩序的解纽	165
五四	戊戌维新:文化取向危机的开端	169
五五	戊戌维新后新的思想论域	172
五六	康有为的政治纲领	174
五七	康有为与今文经学	178
五八	“仁”的激进化	183
五九	“仁”的历史化	186
六〇	康有为的未来乌托邦思想	192
六一	儒家型的社会乌托邦	194
六二	普遍的道德共同体	197
六三	康有为的大同社会	200
六四	梁启超与清末改革	204
六五	公德和私德	206
六六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	210
六七	梁启超的新民思想	211

六八	梁启超与经世致用	215
六九	梁启超与“五四”	218
七〇	梁启超对现代中国思想的影响	222
七一	谭嗣同的《仁学》	224
七二	谭嗣同玄想中的批判精神	226
七三	谭嗣同的力本论	230
七四	谭嗣同的反传统抗议	232
七五	谭嗣同的和谐思想	235
七六	谭嗣同的道德批判	238
七七	谭嗣同对三纲的批判	240
七八	谭嗣同的心路历程	244
七九	谭嗣同的三种传统观念	247
八〇	谭嗣同在后世的影响	250
八一	严复的文化改革思想	254
八二	张之洞与《劝学篇》	256
八三	章太炎的道德观	259
八四	革命是最需要道德的事业	262
八五	刘师培诗中的自我和世界观念	266
八六	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幻想	268
八七	现实制度的激进批判者	272
八八	刘师培的世界主义理想	276
八九	道德性和精神性	280
九〇	对存在情境的回应	282
九一	传统思想在近代的内在紧张	285
九二	近代的大同主义	290
九三	“五四”思想的两歧性	294

九四	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	295
九五	“五四”浪漫主义的渊源	297
九六	“五四”的怀疑精神与“新宗教”	302
九七	人道主义的“新宗教”	306
九八	陈独秀的人道主义	308
九九	人的“神化”	312
一〇〇	个人主义与群体意识	316
一〇一	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	320
一〇二	两歧性思想如何平衡	324
一〇三	“五四”知识分子的关怀	327
一〇四	变成了“德菩萨”与“赛菩萨”	331
一〇五	“五四”的极端反传统	335
一〇六	“五四”在当代的意义	337
一〇七	民主不是万灵丹	340
一〇八	全盘扬弃传统行不通	344
一〇九	如何超越“五四”	349
一一〇	民主观:高调的与低调的	352
一一一	中国知识分子与高调的民主观	355
一一二	民主与全民主义	359
一一三	中国的革命	362
一一四	激化与革命崇拜	363
一一五	激化与历史的理想主义心态	366
一一六	激化与激进的理想主义	367
一一七	群体意识的激化	369
一一八	个人观念的激化	374
一一九	激进理想主义与中国革命思潮	376

一二〇	群体意识的三重结构	379
一二一	激进理想主义的内在紧张	381
一二二	从理想主义到社会主义	383
一二三	传统是否在近代断层	386
一二四	传统与近代的复杂联系	389
一二五	传统在近代延续的有限性	393
一二六	现代化与理性化	395
一二七	以现代化批判传统	398
一二八	以传统批判现代化	403
一二九	儒家精神在现代的意义	409
一三〇	一条没有走完的路	412
一三一	殷海光的转变	415

编后记	许纪霖
-----------	-----

什么是幽暗意识

不论是在西方或者非西方，一般人对自由主义常常有这样一个印象：自由主义是相信人性是善的，是可以变得完美无缺的；它对整个世界的未来，人类的前途，是充满着无限的乐观和信心的。总而言之，在普通人的心目中，自由主义是近代西方人文思想所孕育出的一种理想主义。

这种印象的形成，并非偶然。因为 18 世纪以来，西方自由主义是深受启蒙运动的乐观精神的影响。但不可忽略的是，自由主义还有另外一个思想层面。在理想上，它保持着自由主义传统的一些基本原则，因此，它珍视人类的个人尊严，坚信自由与人权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价值。但它同时也正视人的罪恶性和堕落性，从而对人性的了解蕴有极深的幽暗意识。因此这种自由主义对人类的未来是抱持着希望的，但这希望并不流于无限的乐观和自信。它是一种充满了“戒慎恐惧”的希望。这种把对人类的希望和幽暗意识结合起来的

自由主义,并不代表西方自由主义的全貌,但从今天看来,却是最有意义,最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一面。

所谓幽暗意识是发自对人性中或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柢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种种的遗憾。

这种对人生和宇宙中阴暗面的正视,并不代表价值上的认可。实际上,这种幽暗意识是以强烈的道德感为出发点的,唯其是从道德感出发,才能反映出黑暗势力之为“黑暗”,之为“缺陷”。因此它和中外文化传统中各种形形色色的现实主义,如中国的法家,如西方思想家马基维利(Machiavelli)与霍布士(Thomas Hobbes)等人的学说,在精神上是迥异其趣的,同时它也和西方现代的功利主义和道德唯我论(ethical egoism)有着很大的不同。后者在价值上接受人的私欲和私利,而以此为前提去考虑个人与社会的问题,而幽暗意识却在价值上否定人的私利和私欲,然后在这个前提上求其防堵,求其疏导,求其化弥。因此它对现实人生、现实社会常常含有批判的和反省的精神。

在许多古老文明里,我们都可或多或少地找到这种幽暗意识。比较而言,它在印度与西方文化中特别深厚。印度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出世的,因此它的幽暗意识虽然深厚,却未能对政治社会的发展有正面和积极的影响。而西方文化中的幽暗意识,却经由入世精神的发展,对政治社会,尤其是自由主义的演进,曾有极重要的影响。

一九八九年

幽暗意识与西方民主传统

西方传统文化有两个源头,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和古希伯来的宗教文明。希腊罗马思想中虽然有幽暗意识,但是后者在西方文化中的主要根源却是古希伯来的宗教。这宗教的中心思想是:上帝以他自己的形象造人,因此每个人的天性中都有基本的一点“灵明”,但这“灵明”却因人对上帝的叛离而汨没,由此而黑暗势力在人世间伸展,造成人性与人世的堕落。在古希伯来宗教里,这份幽暗意识是以神话语言表达出来的,因此,如果我们只一味拘泥执著地去了解它,它是相当荒诞无稽的。但是若深一层地去看它的象征意义,却会发现这些神话也含有着一一些可贵的智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乃是这些神话所反映出对人性的一种“双面性”了解——一种对人性的正负两面都正视的了解。一方面它承认,每个人,都是上帝所造,都有灵魂,故都有其不可侵犯的尊严;另一方面,人又有与始俱来的一种堕落趋势和罪恶潜能。因为人性这种双面性,人变成一种可上可下,“居间性”的动物,但是所谓“可上”,却有其限度,人可以得救,却永远不能变得像神那样完美无缺。这也就是说,人永远不能神化。而另一方面,人的堕落性却是无限的,随时可能的。这种“双面性”、“居间性”的人性观后来为基督教所承袭,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曾有着极重要的影响。

此处需要顺便一提的是,基督教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形成和演进是有着牢不可分的关系,这在西方已为欧美现代学者

所共认。美国政治思想史权威佛德烈克(Carl J. Friedrich)教授就曾著论强调:西方的自由宪政,从头至尾就是以基督教为其主要思想背景。至于西方民主宪政与希腊罗马的渊源,他则完全不予重视,此一论断虽有可议之处,但是基督教与西方近代,尤其英美式的自由主义有着极深的关系,则为不争之论。

基督教对自由主义的贡献当然是多方面的,而它的人性论,却毫无疑问是它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必须指出的是:基督教在这方面向来最受一般研究自由主义的学者所强调的是它对人性中的“神灵”(devine spark)和理性的肯定,由这一基本信念,不但进而肯定个人的尊严,而且也肯定人类有共同的价值,可以恪遵共同的法则,共营政治社会生活。这些信念和肯定,在欧洲近代初期变成“自然法”的一个重要源头,而“自然法”对近世自由宪政的重要性则是西洋史上众所熟知的事实。

可是上面所说的贡献只代表基督教人性观中的一面,如前所说,它还有另一面——它的现实性,它的幽暗意识。诚然这幽暗意识对自由主义的促进不似基督教对人性积极的肯定那样直接,那样明显,但是和后者配合起来,也曾对自由主义的推动,发挥不可忽视的功能。这种功能,大略说来,可从基督教的幽暗意识的两个思想层面去看。

首先,以幽暗意识为出发点,基督教不相信人在世界上有体现至善的可能,因为人有着根深柢固的堕落性,靠着自己的努力和神的恩宠,人可以得救,但人永远无法变得完美无缺。这份完美无缺,这份至善,只有神有,而人神之间是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从基督教看来,人既不可能神化,人世间就不可能有“完人”。这种人性观,对于西方政治文化有着极